

於右足太陽太陽之上頰頰然小羽之人比於左足太陽太陽之下紆紆然衆之為人比於右足太陽太陽之下潔潔然一曰加柱之人爲人比於左足太陽太陽之上安安然是故五形之人二十五變者衆之所以相欺者是也黃帝曰得其形不得其色何如岐伯曰形勝色色勝形者至其勝時年加感則病行夫則憂矣形色相得者富貴大樂黃帝曰其形色相勝之時年加可知乎岐伯曰凡年忌下上之人大忌常加七歲十六歲二十五歲三十四歲四十三歲五十二歲六十一歲皆人之大忌不可不自安也感則病行失則憂矣當此之時無爲茲事是謂年忌黃帝曰夫子之言脉之上下血氣之候以知形氣奈何岐伯曰足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髯長血少氣多則髯短故氣少血多則髯少血氣皆少則無髯兩吻多畫足陽明之下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胸血多氣少則下毛美短至臍行則善高舉足足指少肉足善寒血少氣多則肉而善瘰血氣皆少則無毛有則稀枯悴善瘰

厥足痺足少陽之上氣血盛則通髯美長血多氣少則通髯美短血少氣多則少髯血氣皆少則無髯感於寒濕則善痺骨痛爪枯也足少陽之下血氣盛則脛毛美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脛毛美短外踝皮堅而厚血少氣多則脛毛少外踝皮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外踝瘦無肉足太陽之上血氣盛則美眉眉有毫毛血多氣少則惡眉面多少理血少氣多則面多肉血氣和則美色足太陽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踵堅氣少血多則瘦跟空血氣皆少則喜轉筋踵下痛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髮美血少氣多則髮惡血氣皆少則無髯手陽明之下血氣盛則腋下毛美手魚肉以溫氣血皆少則手瘦以寒手少陽之上血氣盛則眉美以長耳色美血氣皆少則耳焦惡色手少陽之下血氣盛則手捲多肉以溫血氣皆少則寒以瘦氣少血多則瘦以多脉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惡色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以寒黃帝

曰二十五人者刺之有約乎岐伯曰美眉者足太陽之脉氣血多惡眉者血氣少其肥而澤者血氣有餘肥而不澤者氣有餘血不足瘦而無澤者氣血俱不足審察其形氣有餘不足而調之可以知逆順矣黃帝曰刺其諸陰陽奈何岐伯曰按其寸口人迎以調陰陽切循其經絡之凝滯結而不通者此於身皆爲痛痺甚則不行故凝滯凝滯者致氣以溫之血和乃止其結絡者脉結血不和決之乃行故曰氣有餘於上者導而下之氣不足於上者推而休之其稽留不至者因而迎之必明於經隧乃能持之寒與熱爭者導而行之其宛陳血不結者則予之必先明知二十五人則血氣之所在左右上下刺約畢也

欽大者怡切他方絞前文疔疔瘡瘡以玉

黃帝素問靈樞集註卷之十九

五音五味第六十五

右徵與少徵調右手太陽上  
 左商與左徵調左手陽明上  
 少徵與大宮調左手陽明上  
 右角與大角調右足少陽下  
 大徵與少徵調左手太陽上  
 衆羽與少羽調右足太陽下  
 少商與右商調右手太陽下  
 桎羽與衆羽調右足太陽下  
 少宮與大宮調右足陽明下  
 判角與少角調右足少陽下  
 欽商與上商調右足陽明下  
 欽商與上角調左足太陽下  
 上徵與右徵同穀麥畜羊果杏  
 手少陽藏心色赤味苦時夏  
 上羽與大羽同穀大豆畜穉果栗  
 足少陰藏腎色黑味鹹時冬  
 上宮與大宮同穀稷畜牛果棗  
 足太陰藏脾色黃味甘時季夏

上商與右商同穀黍畜雞果桃  
 手太陰藏肺色白味辛時秋  
 上角與大角同穀麻畜犬果李  
 足厥陰藏肝色青味酸時春  
 大宮與上角同右足陽明上  
 左角與大角同左足陽明上  
 少羽與大羽同右足太陽下  
 左商與右商同左手陽明上  
 加宮與大宮同左足少陽上  
 質判與大宮同左手太陽下  
 判角與大角同左足少陽下  
 大羽與大角同右足太陽上  
 大角與大宮同右足少陽上  
 右徵少徵質徵上徵判徵  
 右角欽角上角大角判角  
 右商少商欽商上商左商  
 少宮上宮大宮加宮左角宮  
 衆羽桎羽上羽大羽少羽  
 黃帝曰婦人無鬚者無血氣乎岐伯曰衝脉  
 任脉皆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為經絡之海其

薄而外者循腹右上行會於咽喉別而絡唇  
 口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血獨盛則澹滲皮膚  
 生毫毛今婦人之生有餘於氣不足於血以  
 其數脫血也衝任之脉不榮口唇故鬚不生  
 焉黃帝曰士人有傷於陰陰氣絕而不起陰  
 不用然其鬚不去其故何也官者獨去何也  
 願聞其故岐伯曰官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脉  
 血寫不復皮膚內結唇口不榮故鬚不生黃  
 帝曰其有天宦者未嘗被傷不脫於血然其  
 鬚不生其故何也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也  
 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唇口不榮  
 故鬚不生黃帝曰善乎哉聖人之通萬物也  
 若日月之光影音聲鼓響聞其聲而知其形  
 其非夫子孰能明萬物之精是故聖人視其  
 顏色黃赤者多熱氣青白者少熱氣黑色者  
 多血少氣美眉者太陽多血通髻極鬚者少  
 陽多血美鬚者陽明多血此其時然也夫人  
 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多氣少血  
 陽明常多血多氣厥陰常多氣少血少陰常  
 多血少氣太陰常多血少氣此天之常數也

百病始生第六十六

黃帝問于岐伯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清濕喜怒憂怒不節則傷藏風雨則傷上清濕則傷下三部之氣所傷異類類聞其會岐伯曰三部之氣各不同或起於陰或起於陽請言其方喜怒不節則傷藏藏傷則病起於陰也清濕襲虛則病起於下風雨襲虛則病起於上是謂三部至於其淫決不可勝數黃帝曰余固不能數故問先師願卒聞其道岐伯曰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卒然逢疾風暴雨而不病者蓋無虛故邪不能獨傷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其身形兩虛相得乃容其形兩實相逢衆人肉堅其中於虛邪也固於天時與其身形以虛實大病乃成氣有定舍因處為名上下中外分為三真是故虛邪之中人也始於皮膚皮膚緩則腠理開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抵深深則毛髮立毛髮立則漸然故皮膚痛留而不去則傳舍於絡脉在絡之時痛於肌肉其痛之時息大經乃代留而不去傳舍於經在經

之時洒淅喜驚留而不去傳舍於輸在輸之時六經不通四肢則肢節痛腰脊乃強留而不去傳舍於伏衝之脉在伏衝之時體重身痛留而不去傳舍於腸胃在腸胃之時黃腸腹脹多寒則腸鳴澀泄食不化多熱則溇出糜留而不去傳舍於腸胃之外募原之間留著於脉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積或著孫脉或著絡脉或著經脉或著輸脉或著於伏衝之脉或著於背筋或著於腸胃之募原上連於緩筋邪氣淫泆不可勝論黃帝曰願盡聞其所由然岐伯曰其著孫絡之脉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臂手孫絡之居也浮而緩不能勾積而止之故往來移行腸胃之間水溲溲注澀澀有音有寒則膜脹滿雷引故時切痛其著於陽明之經則挾臍而居飽食則益大饑則益小其著於緩筋也似陽明之積飽食則痛饑則安其著於腸胃之募原也痛而外連於緩筋飽食則安饑則痛其著於伏衝之脉者揣之應手而動發手則熱氣下於兩股如湯沃之狀其著於背筋在腸後者饑則

積見飽則積不見按之不得其著於輸之脉者閉塞不通津液不下孔竅乾壅此邪氣之從外入內從上下也黃帝曰積之始生至其已成奈何岐伯曰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積也黃帝曰其成積奈何岐伯曰厥氣生足惋惋生脛寒脛寒則血脉凝滯血脉凝滯則寒氣入於腸胃入於腸胃則膜脹膜脹則腸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積卒然多食飲則腸滿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脉傷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腸胃之絡傷則血溢於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搏則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積成矣卒然外中於寒若內傷於憂怒則氣上逆氣上逆則六輸不通溫氣不行凝血蘊裏而不散津液滲滲者而去而積皆成矣黃帝曰其生於陰者奈何岐伯曰憂思傷心重寒傷肺忿怒傷肝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傷脾用力過度若入房汗出浴則傷腎此內外三部之所生病者也黃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曰察其所痛以知其應

有餘不足當補則補當寫則寫毋逆天時是謂至治

決亦

行鍼第六十七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而行之於百姓百姓之血氣各不同形或神動而氣先鍼行或氣與鍼相逢或鍼以出氣獨行或數刺乃知或發鍼而氣逆或數刺病益劇凡此六者各不同形願聞其方岐伯曰重陽之人其神易動其氣易往也黃帝曰何謂重陽之人岐伯曰重陽之人煇煇高高言語善疾舉足善高心肺之藏氣有餘陽氣滑盛而揚故神動而氣先行黃帝曰重陽之人而神不先行者何也岐伯曰此人頗有陰者也黃帝曰何以知其頗有陰也岐伯曰多陽者多喜多陰者多怒數怒者易解故曰頗有陰其陰陽之離合難故其神不能先行也黃帝曰其氣與鍼相逢奈何岐伯曰陰陽和調而血氣淅澤滑利故鍼入而氣出疾而相逢也黃帝曰鍼已出而氣獨行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其

陰氣多而陽氣少陰氣沉而陽氣浮者內藏故鍼已出氣乃隨其後故獨行也黃帝曰數刺乃知何氣使然岐伯曰此人之多陰而少陽其氣沉而氣往難故數刺乃知也黃帝曰鍼入而氣逆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其氣逆與其數刺病益甚者非陰陽之氣浮沉之勢也此皆粗之所敗上之所失其形氣無過焉

上篇第六十八

黃帝曰氣為上膈者食飲入而還出余已知之矣蟲為下膈下膈者食時乃出余未得其意願卒聞之岐伯曰喜怒不適食飲不節寒溫不時則寒汗流於腸中流於腸中則蟲寒蟲寒則積聚守於下管則腸胃充郭衛氣不營邪氣居之人食則蟲上食蟲上食則下管虛下管虛則邪氣勝之積聚以留留則癰成癰成則下管約其癰在管內者即而痛深其癰在外者則癰外而痛浮癰上皮熱黃帝曰刺之奈何岐伯曰微按其癰視氣所行先淺刺其傍稍內益深遠而刺之母過三行察其沉浮以為深淺已刺必熨令熱入中日使

熱內邪氣益衰大癰乃潰伍以參禁以除其內恬憺無為乃能行氣後以鹹苦化穀乃下矣

憂患無言第六十九

黃帝問於少師曰人之卒然憂患而言無音者何道之寒何氣出行使音不彰願聞其方少師答曰咽喉者水穀之道也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會厭者音聲之戶也口唇者音聲之扇也舌者音聲之機也懸雍垂者音聲之關也頰頰者分氣之所泄也橫骨者神氣所使主發舌者也故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頰頰不開分氣失也是故厭小而痰薄則發氣疾其開闔利其出氣易其厭大而厚則開闔難其氣出遲故重言也人卒然無音者寒氣客于厭則厭不能發發不能下至其開闔不致故無音黃帝曰刺之奈何岐伯曰足之少陰上繫於舌絡於橫骨終於會厭四寫其血脉濁氣乃辟會厭之脉上絡任脉取之天突其厭乃發也黃帝素問靈樞集註卷之十九